



藝海珠塵

14  
1627  
43





1683  
64

土

藝海珠塵

聽彝堂藏版



門 4  
號 1627  
卷 43



藝海珠塵土集

易緯乾坤鑿度

易緯是類謀

洪範統一

說學齋經說

辨定嘉靖大禮議

儒林譜

雲間第宅志

恥言

修慝餘編

藝海珠塵土集目錄

二十一種

漢鄭康成注

同前

宋趙善湘

皇朝葉鳳毛

皇朝毛奇齡

皇朝焦袁熹

皇朝王雲

明徐禎稷

皇朝陳蓋

早稻田大學  
貯 25.10.30  
購 入



太元解  
潛虛解

素履子

握奇經解

元女經

百藥錄

東臯雜抄

茶餘客話

古今風謠  
古今諺

聲調譜拾遺

古詩十玖首解

皇朝焦袁燾

唐張 瓠

漢公孫宏

宋趙叔向

皇朝董 潮

皇朝阮葵生

明楊 慎

皇朝翟 翬

皇朝張 庚

藝海珠塵

經部易緯類

南滙 吳 省蘭 泉之輯

長白 玉 麟 子振校

易緯乾坤鑿度 漢鄭康成註

御製題乾坤鑿度詩

乾坤兩鑿度撰不知誰氏矯稱黃帝言蒼頡為修飾

以余觀作者蓋後於莊子南華第七篇率已揭其旨儻

忽鑿七竅竅通混沌死乾坤即儻忽渾沌實太始乾坤

既鑿開太始斯淪矣言易祖繫辭頗覺近乎理靈圖測

險 字彙補作險 險云古文陰陽字 乃或述讖緯 時有

見乾坤鑿度

易緯乾坤鑿度上卷



純亦有疵稽古堪資耳黃震著曰抄所論正非鄙欽若斯足徵撫卷勵顧諟乾隆癸巳清和月

四庫全書提要

臣等謹按乾坤鑿度二卷隋唐志崇文總目皆未著錄至宋元祐開始出紹興續書目有蒼頡注鑿度二卷後以鄭氏所注乾鑿度有別本單行故亦稱此本爲《鑿度程龍謂隋焚讖緯無復全書今行於世惟乾坤二鑿度是也其書分上下文各爲一篇上篇論四門四正取象取物以至卦爻著策之數下篇謂坤有十性而推及於蕩配凌配又雜引萬形經地形經制靈經蒼成經含

靈孕諸緯文詞多聳牙不易曉故晁公武疑爲宋人依託胡應麟亦以爲元包洞極之流而胡一桂則謂漢去古未遠尙有祖述有禪易教評騭紛然真僞莫辨伏讀御製題乾坤鑿度詩定作者爲後於莊子而舉應帝王篇所云儻忽混沌分配乾坤大始以推求鑿字所以命名之義援据審核折衷至當臣等因考列子白虎通博雅諸書皆以太易太初太始太素爲氣形質之始與鑿度所言相合獨莊子於外篇天地畧及泰初有無之語而其他名目槩未之見則儻忽混沌實卽南華氏之變文作鑿度者復本其義而緣飾之耳仰蒙



聖明剖示精確不刊洵永為是書定論矣按七經緯皆  
佚於唐存者獨易逮宋末而盡失其傳今永樂大典所  
載易緯具存多宋以後諸儒所未見而此書實為其一  
謹校定訛缺釐勘審正冠諸易緯之首而恭疏其大旨  
於簡端

乾鑿度

庖犧氏先文 公孫軒轅氏演古籀文 蒼頡修

為上下二篇 蒼頡黃帝史官其注亦是蒼頡

黃帝曰太古百皇闕基文籀 離厚反又直祐反非周宣王時史籀也 遽理

微萌始有熊氏 有熊氏庖犧氏亦名蒼牙也 知生化祗昭茲天心 與天

同生知化之木祗昭曉也天垂萬化之心令羣物不息  
既本也○按息字原本作惠從明范欽本改正祗字原  
本托范本作氏謹念虞思慷恢反查慮萬源無成人  
並誤今據文改正其流慷慨盡聖與智設幾教門源流之  
知化萬源不成其流慷慨盡聖與智設幾教門源流之  
性大行○按與字原本誤作無門字原本誤作門今從  
范本既然而物出始俾太易者也 太易天地未分 太易始  
著太極成太極成乾坤行 太易無乾坤形也 太易始  
形故曰老神氏曰天英性無生之時無生復體性天  
太易道精還復歸本體天性情地曲巧未盡大道各不知其  
亦是從無入有 太極者物象與天同極天產  
自性乾坤既行太極大成 聖人射萬源立乾坤二體  
設用張弛究天性與情曉 黃帝曰聖人索顛作天索易  
地曲育巧成之道趾音指 反盈 以地俯仰而象遠近而物浩而功然而立 有巢氏



求索顛危之意若天之懸遠求平易之理若地之順道  
又庖犧氏中聖始畫八卦錯文字契仰觀其乾象俯察  
其地理用器遠近配物畫卦立文書垂訓後太古斷元  
晚浩大之功成然者容易之立不失其德位太古斷元  
聖人法地極先生而設位物成而麗諸形錯煊班者雜  
生字原本誤作王煊字原以文改茹茹乳血以魚虞獸以  
本誤作煊今並從范本  
韋上齒以痔古前法物以役後析薪以築運蓄以數王  
天下者也聖人法古斷元有巢氏以前元氣已斷為天又  
者魂氣太極立萬彙成物成而麗形物纒成麗著性  
已上太古先造不知何氏之為也已後聖人者庖犧氏  
錯編以文智雜絲編爛合籀文非篆非緜也云以鳥  
跡非也改茹血毛成田魚籀文非篆非緜也云以鳥  
太老先以前未及甲歷歲紀人老以齒為冠皮服上齒古  
物以後者後也今萬物作法而成虞獵也革皮也。民法  
注中先造范本作元造造太易變教民不倦聖人觀太陽  
人老二句疑有脫誤

黃不倦日用日增日死日生大化太初而後有太始黃  
行也有形之類生於無形者也太初而後有太始  
始有太始而後有太素萬物素質者也有形始於弗不  
形有法始於弗法太易氣未分太初氣始見太始極先  
元見軌轍行大道也物有形太素萬物素質由淳在極先  
而後傳授天老氏而後傳授於混沌氏遺文化源之文  
萬物不知性命人究得其物源大化變而後授天英氏理  
流息孫聖人恐大法不行遠疾傳授而後授天英氏  
而後傳無懷氏無益又法天地春生夏長秋死冬藏而  
濟時者也按注而後傳授中孫炎帝神農氏中聖古  
天雄疑當作天英而後傳授中孫炎帝神農氏  
法淳物元造不足益之器用農穀衣繻辛勞反細草高  
以飾乘卑以飾足先文古淳無飾字云裝禡高者老上  
藝海珠塵易緯乾坤鑿度上卷  
四



裝足步右從跌而後傳烈山氏而後授三孫帝釐氏次  
變以冠履也軒轅氏公孫氏授老孫氏也  
符文左武右三器備御三器者國器家器  
帝孫大熟成道法也化演設民弗倦益物弗限益多日  
盡祕先之旨闕接引咸亨帝業民用不知者也聖人顯  
其機智密不萌形萌也聖人曰凡言聖人苞犧乾坤對  
太易興設法軌壞而息亦息道壞智之易亦字變動者也  
上注及此文二亦字疑八卦變策象數庶物老天地限  
以為則太易行於乾坤乾坤作用於太易八卦變萬景  
時變化不著一方故曰庖氏先文乾鑿庖也古庖字今變  
智之易變易變神也

字疑當從勅天門以為名乾者天門坤者人古有先文  
度後同未析真冥古有先文未析開  
太古文目太古距庖氏有上云  
先元皇介而後有垂皇策而後有萬形經無經字而後  
有乾文緯緯者古本經已後不知緯字而後有乾鑿庖  
古庖字坤鑿庖也經之與緯是縱橫之字而後有乾鑿庖  
三字當是正文誤八註中而後有考靈經而後有制  
靈圖也龜書是而後有河圖八文河圖者河中得天書文  
文而後風后演云天一太一星斗同衡卦錄神算通天  
下之鉗與神謨先兆之名按之鉗與三字原本誤作  
邊鉗與今從范而後有希夷名後說而後有含文嘉亦  
本鉗似應作鈐而後有墳文而後有八文大籀此  
瑞而後有稽命圖文而後有墳文而後有八文大籀此  
易緯乾坤鑿度上卷 五



二字疑小註混而後有元命包一十四文大行帝用垂

皇築與乾文緯乾坤二繫底此三文說易者也已上三

之源契通大化易動天元變易不定知生死之說究天

地情性與神冥運氣象日月不能逃其數萬彙不能隱

其徵運天地元皇分雖測問隲臨古陰陽字古無陰陽

陽術行大旨也考靈經考者成也諸靈術行化本於代

道三十六圖之理亦名渾同書天墳文古墳內中外九

書先墳而後典八文籀古文體又先庖都也

乾鑿度聖人頤乾道浩大以天門為名也乾者天也川

也先也川者倚豎天者也人乾乾者乾天也古乾字乾

名天元大顯乾燥下潤又天也聖智畫卦為三三象川

今之乾者乾涸非也形川倚立其天亦為天

川浩蕩者天之用乾非天之乾先也乾道天之名於後

用○按其天疑當作其文

古天一前曰天古壽字天今一大乾訓健壯健不息曰

為天字○按古天疑當作古文

行一度渾同文生物健吳氣如此也鑿者開也聖

人開作度者度路又道其說後文也聖人鑿開天路顯

彰化源大天氏云一大之物目天名目作天非天者也

誤作非今一塊之物目地一炁之霽也○按作字原本

從物不知何物以名目為之聖人言一氣分萬霜一混一

俱物不知何物以名目為之聖人言一氣分萬霜萬性

之物分覺是上聖鑿破虛無斷氣為二緣物成三天地

其形體也息絕黃帝曰觀上古聖驅騶元化騶動也急

之道不濛息絕徒得為懋訓究體譯識也元肇頤浚澳

劈楷萬業息絕作沐懸心輪薄不息以啓三光上飛籥風雨下亢字突泮



河沱聖人輪薄智惠頤大道理開三光明上躍風得元

氣澄陰陽正易大行萬彙生上四事聖人得源和緝劈

下萬彙易於世為事幾上古變文為字變氣為易畫卦

變易不定能成萬彙者庖氏畫卦變文為卦字也古體與今不

為象象成設位庖氏畫卦變文為卦字也古體與今不

然之

古文八卦按此標題四字原本

三古文天字今為乾卦重聖人重三而成立位得上

人倫王道備矣亦川字覆萬物

三古匱地字輔於乾古聖人以為坤卦此文本於坤鑿

度錄後人益之對乾位也

三古風字今與卦風散萬物天地氣脈不通由風行之

逐行人也按范本入風無所不入

三古山字外陽內陰聖人以山含元氣積陽之氣成石

可感天雨降石潤然山澤通元氣

三古坎字水情內剛外柔性下不上恒附於氣也大理

在天潢篇

三古火字為離內弱外剛外威內暗性上不下聖人知

炎光不入於地

三古雷字今為震動雷之聲形能鼓萬物息者起之閉

者啓之



三古澤字今之兌兌澤萬物不有拒上虛下實理之澤萬物象斷流日澤

昔者庖犧聖人見萬象弗分卦象位勢益之以三倍得內有形而外有物內為體外為事八八推蕩運造縱橫求索資源尋順究性而然後成

大象八

天乾地坤日離月坎風與雷震山艮澤兌八象備萬象生萬象萬形

有形之物為象

立乾坤與艮四門

乾為天門聖人畫乾為天門萬靈朝會眾生成其勢高

遠重三三而九九為陽德之數亦為天德天德兼坤數之成也成而後有九萬形經曰天門闢元氣易始於乾也

坤為人門此合在坤度下文今對乾文上先說畫坤為人門萬物蠢然俱

受蔭育象以準此坤能德厚迷遠含和萬靈資育人倫人之法用萬門起於地利故曰人門其德廣厚迷體無首故名無疆數生而六六者純陰懷剛殺德配在天坤形無德下從其上故曰順承者也

巽為風門亦為地戶聖人曰乾坤成氣風行天地運動由風氣成也上陽下陰順體人也能入萬物成萬物扶



天地生散萬物風以性者聖人居天地之間性稟陰陽之道風爲性體因風正聖人性焉萬形經曰二陽一陰無形道也風之發洩由地出處故曰地戶戶者牖戶通天地之元氣天地不通萬物不蕃按通字原本誤作道今從范本艮爲鬼冥門上聖曰一陽二陰物之生於冥昧氣之起於幽蔽地形經曰山者艮也地土之餘積陽成體石亦通氣萬靈所止起於冥門言鬼其歸也衆物歸於艮艮者止也止宿諸物大齊而出後至於呂申艮靜如冥暗不顯其路故曰鬼門按如字范本作而古字如而相通今仍從原本庖犧氏畫四象立四隅以定羣物發生門而後立四正

四正者定氣一日月出沒二陰陽交爭三天地德正四已上四正八象中四正於氣也正天地不差忒定三萬六千五百二十五分秒出沒者昏明一萬一千一百一十一交爭一萬八千一百六十二分秒德正四象氣滿

立坎離震兌四正

月坎也水魄聖人畫之二陰一陽內剛外弱坎者水天地脈周流無息坎不平月水滿而圓水傾而昃坎之缺也月者闕水道聖人究得源脈洄涉淪漣上下無息在上曰漢在下曰脈潮爲澮隨氣曰濡陰陽礪斂爲雨也月陰精水爲天地信順氣而潮潮者水氣來往行險而不失其信者也按險字原本誤作陰今從范本



日離火宮正中而明二陽一陰虛內實外明天地之目  
萬形經曰太陽順四方之氣古聖曰燭龍行東時肅清  
行西時暝曠行南時大暉行北時嚴殺順太陽實元煖  
燠萬物形以鳥離燭龍四方萬物嚮明承惠煦德實而  
遲重聖人則象月即輕疾日則凝重按則范本亦作即天地之  
理然也

雷木震日月出入門日出震月入於震震為四正德形  
鼓萬物不息聖人畫二陰一陽不見其體假自然之氣  
順風而行成勢作烈盡時而息天氣不和震能翻息萬  
物不長震能鼓養萬形經曰雷天地之性情也性情之

理自然萬形經論

按此四字疑衍文

澤金水兌

按金水二字原本誤作註文今從范本

日月往來門月出澤日

入於澤四正之體氣正元體聖人畫之二陽一陰重上  
虛下實萬物燥澤可及天地怒澤能悅萬形惡澤能美  
應天順人承順天者不違拒應人者澤滋萬業以帝王  
法之故曰澤潤天地之和氣然也

聖人索象畫卦

配身一取象二裁形三取物四法天地宜五分上下屬

配身

乾為頭首坤為胃腹兌口離目艮手震足



取象法用

養身法頤 匹配法咸 造器設益 聚民以萃

裁形變文 古有四文今象變有三文後聖演陳六文今又八文以滋醇散不真朴散成氣

也者

順天文為賁 象文互雜設人文夬書簡圖參鳥文離 五色文章

原本誤作服牛馬隨今從范本象獸文革 五色文章 按此注復出

當有誤

取物制度

親疏噬嗑 隔御難設 豫 防備 服牛馬隨 今畜隨 物敗以

剝 物老 剝 剝盡

法天地宜

聖人遠取仰觀天象以法其形

鼎象以器

傳國苑閣法觀 宮庸天市噬嗑 文昌六

局夬 六苑六

羽林法師 營壁 法漸地利 地有漸次 室法

家人

內室家 法定主屯 建王

分上下屬

此四字當如卦畫象條有分上下屬之自

上下文連寫前

聖人畫卦制度則象取物配形合天地之宜索三女三

男六十四象以上下分之陽三 三十卦象陽用 按此

陽用今陰四屬陰用法上下分位 聖人始定

聖人設卦以用著 氣齊生若不是靈著不應天地氣



數聚生至四十九生聖人度以虛實英草與天齊休萬  
 莖者是應天法也形經曰蒼生地於殷土中凋殞一千歲一百歲方生四  
 十九莖足承天地數五百歲形漸幹實七百歲無枝葉  
 也九百歲色紫如鐵色一千歲上有紫氣下有靈龍神  
 龜伏於下軒轅本經曰紫蒼之下五龍十朋伏隱天生  
 靈莽聖人採之而用四十九運天地之數萬源由也按  
 聖人設卦以下當別為一節  
 舊本范本俱與上文相屬誤

象成數生

易起無從無入有有理若形形及於變而象象而後數  
 易名有四義本日月相銜日往月來古曰又易者生萬物不

難故易準又易變易不定輪轉交易陰陽是為交易陰  
 天地之道唯易無易定不更改天地名君蒼牙靈昌有

窮神智通真味昌成昌成者滋蔓昌溢孔甚其引明經  
 成孔演明經後昌成昌成者滋蔓昌溢孔甚其引明經

緯大行於後世以後代人蒼牙庖氏作聖人鑿開虛無  
 易文王昌成繇辭孔子演行未知何據

天數

一奇也九用之二十五數成爲用三萬九千七百五十  
 五物極之數羣八六天數八千二百二十四

地數

二偶也六性三十乘上八萬六千四百二十地極之  
 大數物



此滿由

卦數六

三千八百四

按八字范本作六

又位大二十二萬八千二十四

卦數聖人通變盡萬物之理性吉凶

爻數六

三百八十四通二萬二千八百二十四

聖人設卦為人爻為事卦為物

爻為始終

衍天地合和數古無衍字只云天

天地合一二得三合九六

十二餘一

合二十五及三十五

十五天地之數五十五

乾策二百一十六

一策三十六 策滿六千九百一十二

坤策一百四十四

坤不能乾

一策二十四 策滿四千六百八

入策

萬一千五百二十

古人合策同萬物春生夏長

日力月力

力其於卦生之氣力黃帝四分亦不盡

百十四月七日一遲一速

日八百四千八萬八千九百七十六分

秒七十五

月一千五百八十七萬九千八百八十四分



七微毋秒九十三不盡末

八象大盡數

二百二十八萬二千四百盡九百八十七分九分微

生天數

天本一而立一為數源地配生六成天地之數合而成  
水性天三地八木天七地二火天五地十土天九地四

運五行先水次木生火次土及金木仁火禮土信水智  
金義又萬名經曰水土兼智信木火兼仁惠立事天性  
訓成人倫

天地合策數五十五在前

所用法古四十九六而不用驅之六虛數本生之數生用六虛上下四

配之

著撰著法在

四營十八策多少兼云而成其位天造聖智垂訓神謀  
及爾子孫教授不墜者焉

古文畧

口古壘地度籀紂穴陰陰隲陽怕息濼參去射封輔

物釋二十九卦數例其間有數無數假象假物

藝海珠塵

易緯乾坤鑿度上卷

古



屯二十年乃字何不以七年需上三人陽訟九戶三百不言  
象中有數三禡音同師九錫九錫不言比九三驅何不言  
驅同人三三歲高陵年何不以三年五歲蠱辭繇三日甲二何與  
五臨八月三復辭繇七日何來復又六十年何不剝陽盡  
頤三十年何坎四簋二六三歲有脫此文晉辭三接柔以  
進接終日不明夷辭繇三日不食二何不言五日睽繇二女長  
少一車何不言解九狐何不以三狐損辭繇二簋何三  
女一與一人淳人一十朋何不以八益二十朋益道皆反  
人辭五剛五萃六一握近遠意一握困六三歲何五歲革  
夫辭五剛陽萃六一握近遠意一握困六三歲何五歲革  
九三就何如又震二遂七日何不言五日得漸五三歲

何不豐上三歲何不以旅六一矢小興九三日何不言三  
五歲何不五既濟三三年未濟四三年何不一二年  
品何不五既濟三三年未濟四三年何不一二年  
特甚今悉據范本改正  
太湖趙文楷介山校

坤鑿度

庖犧氏先文

公孫軒轅氏演繹文

蒼頡修爲

下篇

坤鑿度者太古變乾之後次鑿坤度聖人法象知元氣  
墮委貴者濁委墮固甲作捍顛浩字老物有甲堅固氣  
凡上天也。按孕靈坤溷古地字也坤者非地之名見  
之孕靈皆從聖人所定馬大也聖者有象地坤元萬物  
神化者也。聖人所定馬大也聖者有象地坤元萬物  
易緯坤鑿度上卷 吉







成天之功積土形不騫崩太極有地極成人極靈古無

方者也後三極而立兩道之

萬形經曰聖人知地

為正神之土其味猶

灰可以資大土令地

甘土薄物辛酸甘土

地味甘理之然也地

急每五日行一度以

十五里步○按洪水

有太極地有太壇天

道距水澈天地盡有

足其隕一址其和氣

誤作誤作今坤母運軸

從范本坤母運軸注女媧氏地母經云女媧姓風名

神斷地足立極練五

皇氏有靈通萬物決

宜可食道人神運軸

新新不停十三代子

央氏百庭氏大元氏

性生育百靈效法之

道矣古無之也矣字後賢益之

坤元十性

坤為人門以坤之萬

坤德厚薄不載羣物

坤有勢北勢上地勢

坤多利陰極則土殺陰

坤多利物極則土殺陰

坤多利物極則土殺陰

坤多利物極則土殺陰

坤多利物極則土殺陰

坤多利物極則土殺陰

坤多利物極則土殺陰

坤多利物極則土殺陰



刑陰中有殺

秋義殺也

坤元有信

有信也

易平坤道平易

分萬

形經曰

坎北方

無海

平易北荒迷

也

遠

坤有大策

已在上文

坤純陰正

存上大道

坤法為人腹

閉塞源脈

敗名曰

道匿

希夷名曰元有德十其形名八

希夷名曰元有德十其形名八

希夷名曰元有德十其形名八

希夷名曰元有德十其形名八

希夷名曰元有德十其形名八

刑陰中有殺

秋義殺也

坤元有信

有信也

易平坤道平易

分萬

形經曰

坎北方

無海

平易北荒迷

也

遠

坤有大策

已在上文

坤純陰正

存上大道

坤法為人腹

閉塞源脈

敗名曰

道匿

希夷名曰元有德十其形名八

希夷名曰元有德十其形名八

希夷名曰元有德十其形名八

希夷名曰元有德十其形名八

希夷名曰元有德十其形名八

坤有八色

性貌

聖人立坤元索八坤位好惡產物恐傷

元氣均之八色之理萬形經曰色由體

色

東下西上北黑南輕中殷甘滋厥土厚肌實也東鹹西

淡南汚北荒南土輕浮中土甘甜下土汚澤東鹵惡西

產萬物衰少不成厚有大永之林少者

劣也。按注文赤北黑三字疑有脫誤

坤屬有性育化有屬此女皇帝嫡氏為文具載

一離火 二巽風 三兌金

火為坤母巽為離父金乃坤孫以坤為聖人則之象也

黨屬

坤性體

性與體殊前論性

有十後說體有三



一刑殺 二默塞 三沉厚  
一刑者陰體好殺刑罰如此默者充靜充塞不動沉者勢不自舉體沉也

坤有變化

一虛二簡順三潔疑體包萬物能通其氣虛也簡不違萬物易承順於乾順也反體塞

而潔疑固重也反

戰疑變理八卦也  
庖犧氏畫坤卦有四象變理和蕩為美凌蕩為惡雜配

不和德匹成正互體反交形體不同畫卦之好諸同效之

一惠位惠訓順也

正八卦錯推順吉逆凶古無吉凶字有損益不同正體亦聖人惡之變只如此至變也

坤來山附地兼山謙聖人曰西南得朋東北喪朋乃終  
違眾名曰謙此變理惠正也

二復反本

天地否其物不通化源塞地天泰天地交萬彙和勅聖

道也

三蕩配

火下有地晉聖人曰明而順日新其德通

地下有火明夷反體凌蕩聖人不愈

四凌配

山存地剝落下也剝道聖人凌犯相推盪象若不和萬

物不為美也形若不正萬業必為崎斜乾坤

易緯乾坤鑿度下卷

四



將盡寒剝而行  
大崔嵬之數也

八卦坤道聖人釋動植之源

制靈經曰天有九道恒天有九道日月坤有四道真象化

易有二道凶坤四運者上真運

真運道聖人若乾之初又不顯隱默也

上真運物性包蔽不顯其源出處不知潛隱罔差忒含石

璞若木含榴榴者瘻之類

象道

制靈經曰假恐訓至也古文無解生曰象又假生曰寓

化象物邪象正體元含靈孕曰天造羣物地成大象萬物立由象聖人設象象而自立物

因象有象自物生若植石玉出舒魚龍出  
匠厥味窆植厥望甘窆若不  
可食由象化

氣化元

老氏曰坤氣不和物出不遂氣滯終沮氣滿終氣化不

永坤之元體存氣化存存存也元氣賢與聖元氣不數

不毀愚之戰訓敗惡毀訓及也

物成坤化

坤道成以元氣不侵害萬物自彰有害生不時育不和

滿千歲體者氣也凡有壽永長之氣坤大輔輔者上發

乃應先乾贊而後坤不敢事物也庖氏曰坤輔於乾順亨

貞亨貞字古本無今書之不應也庖氏曰坤依乾而行乾一

真述也先有行成字行成者亨貞也耐依乾而行乾一

易緯乾坤鑿度下卷五



索而男坤一索而女依乾行道乾為龍純顯氣氣苦龍  
乾類為長也獸介之長為坤為馬聖以類為馬馬者順  
尊百甲輔之於龍大輔也坤為馬行坤亦有龍太元曰  
土龍在坤不敢爭類馬思順體唯坤順之聖人知有上  
德要下而奉故顯尊也坤之卑順輔乾不敢為龍故稱  
馬輔依之理也

乾為父坤為母皆輔順天道不可違化父資母育乾君

坤臣從王事不敢違无成有終君唱臣和上術下法聖

矣定乾稱德三坤以奉六故成乾九上聖人以卑下以職

成之而奉六後也乾二十五乘之坤輔三十天一地二

已載於上經支地八天九地十乾位爻六坤承奉六三

者得輔醜者在道萬源行之矣不終右乾覆坤乾元三含

違拒制靈經云六有依通之理也

兩坤乾大策二百一含坤小策一百四十四大含小下  
輔上聖人裁以天地膊輔而養萬元正其道

聖人象卦

庖犧氏曰形上文畫卦下文象卦以上山增艮艮住止坤

定風討信聖人討立卦也卦信風以能相立雷作威以

威振懼水火成濟聖人成濟用羣品

聖人法物

爭而後訟決後訟和而後解明不通而否通決有塞捨

之否大通而泰行必泰而垂而後睽物乖無懷氏曰上聖

頤天以盡象頤物以盡源頤事以盡情而後天平地成



萬穴效靈五物併行三天不亂聖與造遊理俾冥運易  
 動而敷運化諸府聖人庖氏大造元體情遊真運究天  
 也易敷散於三天氣潛通於五物尚者事也亂治也治  
 行勞拊令萬彙不撓蒼生效化物尚者事也亂治也治  
 王人倫前三天乾坤在道日月相將訓存獲正正道見用在  
 兩地已前說乾坤在道日月相將訓存獲正正道見用在  
 日與月相將合而又天地與訓永常存地恒日月與明  
 離不離乾坤者也天地與訓永常存地恒日月與明  
 天地得日月恒久明輝日月得雖未盡大道各彰彰泊  
 天地恒行明聖人理法亦然起太天之先易與天地為  
 性泊及也以天生太用萬形經曰天地者體也易者體中  
 情性在體中而出入是天地易者物也事也物有事必  
 用若卦為人也為事若天為易可以化事也此若天為  
 卦爻為易也明抵示元蒼生息元乎蒼生賴有思元  
 自然物理也明抵示元蒼生息元乎蒼生賴有思元  
 造之本無蒼生天概不成大化行天地也知立大法  
 地之本無蒼生天概不成大化行天地也知立大法

截鑿二度出化本生行者與之立成者與之實各令不  
 失守天之造化可名易行變變而通通而天地大和萬  
 景澄陰陽靈聖賢於問天地夫化行矣  
 庖氏著乾鑿度上下文庖氏建治於宛墟今宋國陳留  
 一太一冊在記緝韋冠服天  
 媯皇氏地靈母經古母字女邊以子附近今不同媯皇  
 極煉石補闕窠天今見積元氣石穴以六沈沙斷地足立  
 日精火具有沮媯六龍臺有陰陽見祐萬形經曰天地  
 失序必有沮媯六龍臺有陰陽見祐萬形經曰天地  
 命決媯氏一十五代法其王道禮樂物器依庖氏處九  
 州九州者庖氏定九土也○  
 接以見為古鈞字似有誤○  
 炎帝皇帝有易靈緯縣農氏建治於魯今泰山東曲阜  
 聖門物器用缶盎船等師法古易為考靈緯象太古有  
 籀文元化不足大法諄言而益飾大象休徵法度已訓易緯乾坤鑿度下卷



爾子孫改女皇之太樂吹天地囊籥鼓益有四聲有五  
法有二今樂臺在魯教農臺在頓者也。按此注文義  
難通當有

公孫氏公孫氏老孫氏名軒轅文法改籥篆理文作契

上大庠氏之制也易九簡十續咸易變大道之理性體元義

增之一如上法遭之陽九百六不沉於泉天降聖文萬

後附之混

周易文王姬昌之修明修作之始也聖教多難惟聖與

兩大浩又失其化太古垂訓至高辛代陽九數值火又焚之

於後少求於嵩岡得河圖內有易法而重修再降大聖

喪元而於泰穴得洛書內有次易之源流大易既行

者今之連山歸藏之名緣而得之古祕斯書何賢知之

而距於周王昌中聖而又修源範軌不墜門例恒存此

也若失易得此二度再與起之興也若失度易無以舉

之海珠塵

經部易緯類

孔子附仲尼魯人生不知易本偶筮其命得旅請益於

商瞿氏曰子有聖智而無位孔子泣而曰天也命也鳳

鳥不來河無圖至嗚呼天命之也嘆訖而後息志停讀

禮止也史削作不五十究易作十翼明也明易幾教若曰

終日而作思之於古聖頤師於姬昌法旦旦者周公立

作九問十惡七正八嘆上下繫辭大道大數大法大義

易書中為通聖之問明者以為聖賢矣若明易元孔子

曰吾以觀之曰仁者見為仁幾之文智者見為智幾之

問聖者見為通神之文仁者見之為之仁智者見之為



之智隨仁智也

漢代舉後漢王鳳舉曰不讀易經者不得登朝須道德  
二經與宰相剗切批魏亦如此至唐虞世南舉  
曰不讀易不  
可為宰相

舉先易而後依孔子 附於後是代代書之後人書之  
不得為先文也

藝海珠塵

本同出

經部易緯類

南匯天吳省蘭泉之輯

道州何凌漢雲門校

大易緯是類謀漢鄭康成注

四庫全書提要

臣等謹按是類謀一作筮類謀馬氏經籍考一卷鄭康

成注其書通以韻語綴輯成文古質錯綜別為一體藝

文類聚太平御覽諸書引其文頗多與此本參校並合

蓋視諸緯略稱完備其間多言祿祥推驗並及於姓輔

名號之說與乾鑿度所引易歷者義相發明而隋書律

藝海珠塵

易緯是類謀

一



歷志載周太史上士馬顯所上表亦有玉羊金雞之語則此書固自隋以前言術數者所必及也今訂其訛複

第錄如左

雜書靈准聽曰類萌樞提紀時黃牙出子十運檢期也

類五精之類樞提星位乾故五精之萌皆於之攝提值

與故王絕紀黃牙出子謂復卦所在檢法子出王道之

始十則運為之法期陽孽有七妖陰恰有八裁布命九

歲星亦曰攝提也

六機衡維持經持錯序七九通符陽孽謂復至夫之世

七八陰陽之象妖裁之數起於七八九六受而行之樞

機玉衡有時其進退之節經以七八為象九六為文明

其通者著之○按裁原本天以變化地以紀州人以受

訛作哉今據後文改正

圖三節共本同出元苞變化謂見妖異紀州別所與之

地受圖書三節天地同出元苞

謂太極混沌乾建度坤拒謀人育治八卦交通以闔舒

之義也矣法謂幸禮正也事故見為乾法度六子則生其事而行

建度立法度拒亦法坤為上土性智故謀屬焉生則育

故曰交通道亦闔舒也皇象承帝擇思王倫圖聖乾考神

摘且守文師哲仁祖雜書假驅掇漸霸考龜與之物瑞

駉騶象承謂承天以政教禪猶秉持也言五帝秉持黃

考其神而思行之倫理聖通三玉理國之言而通乾汗

聖人倫圖之義故師哲仁之人祖雜書之言以為法假

驅謂在堯河洛穆公授白雀之書是霸若因之齊桓考

各繇在堯河洛穆公授白雀之書是霸若因之齊桓考

能帝視河洛緯合謀王察可錯一角九尾衆善入都假

類隸浮耀害類孽霸維經象卒明絕轉移渙礫之符堂鈞

易緯是類謀

二



房斗能皆星名言三皇觀此宿而動作五帝則視河洛  
 五緯而合謀一角衆善百端及休微人都人所歸謂及  
 麟有九尾狐有因及人所歸三王盡察可異之物謂若  
 武王東至孟津諸侯不召而至又白魚穀鳥之異皆思  
 而行之是謂穀見也假見淨耀日月五星之衆善於  
 此孽生經象天道常與衰之數若周文王之旅盡霸者  
 在武王之穆也本終者言霸者之興所修王者之軌明  
 其亡絕之期也天精之則轉而更移若倉精衰而赤帝  
 起魚異之符也踵察督跡與良土期震兌扶合化離坎招  
 謂次當起也

嬉集節縉緯動視在揀昂街門五候踵後際謂上精所  
 移之人督跡循理

之人與當昇初之未良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故吐期震  
 爲雷動萬物兌爲澤澤以說之故卦立附合其作化離  
 爲日坎爲月故主摸而嬉之興集節謂進止之期存察  
 神昂街門五候皆明王進止慎五緯而候之又察四宿  
 之與○按在字舊作攝提招紀格如別甲子寅歲離樞  
 存今據後注文改正

推以却步歷試自苞者攝提招紀天元甲寅之歲離當  
 歷樞率却步謂推來歲之數讖

自苞在候終以季月八日考經緯用事之氣不效立五

德鄣之期算其節以吹律卜名以糺習必視熒惑所在

以知亡象所次失之到逆裁見亂相屠日亦四時之終

月入者閉陰數經緯震兌離坎考下之氣以爲准蒼蓋

候之於春赤蓋候之於夏白蓋候之於秋黑蓋候之於

冬斷之以五德更王之二十鄣之期千五百二十歲歷

終之數亦所當之節吹律以定其名去俛仰蒙孫者糺

相視熒惑所在觀其宿以是知其亡絕之象及所次失

之也○道謂熒惑到逆其度亂爲威其占非一舉一隅

如當吹律聽聲以別其姓黃帝吹律以定姓是也疑卽

此注內圖未發微倖謀朦氣錯風箕千里驚動負老趣

山崩涌泉地裂主有所貴王侯元德天下歸郵圖書也

未由者聖人未與此軌未盡者圖書之出皆當其軌然

後聖人起而奉行之微倖之人不知天命則欲謀故天

易緯是類謀

三

每朱塵



為變異焉。朦昏不相錯。冒干太陽。風飄剽。箕星好風。千里驚動。逆雜爭負。起避兵亂。山者泉漏。地裂陰見。天為此者。有欲所潰。敗耳據土。之候為元。暴心有所維。意有之正者。受其禍。天下人亦歸之。郵然也。心有所維。意有所慮。未發顏色。莫之漸射。出天地裁。捉挺患。無刑之外。准萌纖微之初。先見吉凶。為帝演謀。忽之可也。勿之無也。主天道之精微。人事之善惡。乃在其心。常未見於顏也。色而莫朦。昧之漸以射。出見也。天地為吐。裁有變。惟之挺。出患禍。無之外。纖微之初。皆謂事未形。之象兆而先吉。凶之象。天道為帝王豫謀也。勿謂不急。用之象兆而發之。無忘之矣。也。謂建世度者。戲重瞳之新定錄圖。有白顛頊帝紀世識別五符元元之威冥因裁。建世度謂度處戲氏始作八卦。以為後世軒黃帝之表。重瞳定錄圖。黃帝始受河圖。而定錄。白顛顛頊有為世識別五帝之符。異精元冥。又因著眾災也。顛顛頊氏水甄機立功者。標德王天下於五帝次冥。故言有出者矣。甄機立功者。

堯放德之名者。虞與同射。放赤黃配。樞乾坤合斗七。以分治。甄紀機也。堯紀璇璣王衡。以齊七政。繼成其德。與天精舜。應地德。在中安配。樞星也。十天地之終始也。堯舜祖乾水而行。合北斗天地數。而以治十。或為七也。候興之表。孟月七月合八歲。填所居日之營月之昂橫。耀盜提舍珠河龍。龜書聖人受道真圖者。也。孟四月時之始。故候興之焉。七月用陽數也。七月合八歲。星所居將與則聚。今日之營月之昂。孟春七月也。當為溢德。為得字之誤也。耀盜舍珠。皆謂光明。是明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受命。得道圖也。○按河龍龜圖。龜書似應作河龍圖。龜書或倒字。又正文。必提起天下扶原無德。字顯起者。得字之誤。何亦有訛。必提起天下扶出之地。天下之扶而助之也。矣。在主驥用接興。維辟雖不味道。輔公曉思守鼎之足。掘天能持斗輔堂藩信。每

易緯是類謀 四



墮怠圖不限世錄可却期在主所由  
接與衰之居維思而行之也辟雖不味謂凡平君不能  
思用圖書其存亡則由於輔公之曉愚耳守鼎之足言  
任重接掘能持斗輔正之要堂當為尚言輔公任重乘  
圖之正尚乘藩忠信之道不可墮怠能然則河圖不  
限其正三錄復却期明臣當輔不限君之過有文之王  
則可度有文也由淡者也○按淡字疑有誤  
四乳是舒王之表四乳是舒也出岐鄠東撫州也岐鄠  
邑名  
子乙世配醜子子姬昌赤丹雀書也演恢命著紀元苞  
子乙乙陽陽世為無道故天以其王命子文王也文王  
受丹赤雀書而演謂作易以大夫命著紀其元苞苞本  
也  
德之所耀煥葦震之煌煌七耀七耀有德之人所在則  
耀精光之異若聖人合天知命者與神嬉不知聖人姓  
之震耀煥然四方必謀知命者與神嬉不知聖人姓  
在鄒嬉與若元知者將有聖人之姓鄒鄒孔子父叔梁

統所治邑也矣○按知命原觸擢世出師曠樞推音算  
本訛作和命今據注文改正觸擢者謂師曠者得聖人之體  
律如以度知且故觸擢而生其人能知歷數樞機之事  
有能推五音之清濁算律集紀攸錄括要題訖備命者  
之長短以知將來之事也集紀攸錄括要題訖備命者  
孔江錄之所記備故天命孔子以自上至德在文王演  
赤雀之斗恰之世卯金刀用治謨修六史宗術孔書俗  
太平卯金刀謂漢用治以為政教六代之書謂皇政毀  
今書漢興伏生得焉宗尊術修孔所定之書也  
道散命名胡皇政泰始皇毀道焚燒祕之隱在文未消  
於亂者不一得成消於亂未郵也藏設世表待人味  
思世表帝王之圖錄也待帝必有察握神嬉世主永味  
神以知來言後世之帝必察圖書之言則可與神命機  
易緯是類謀

易緯是類謀

易緯是類謀

五



之運由孔出天心表際悉如河洛命紀通終命苞機轉者紀  
 數天之運皆孔子出天之心意及表際之事亦志如乙  
 之故能與河洛合其數運終始知王命之苞本也矣  
 錄摘亡去惡降災變動七九斗衡謀乙錄者著三十五  
 君為惡君之名去惡原其為惡者之亡微降災亦裁禍  
 之期變動七九則所謂七九通符者自北斗玉衡之星  
 以知其稅象斷命六千三百天紀郵八八錯效考紀提  
 謀也稅猶提見象八卦之斷命斷其吉凶災異其數六  
 千三百七九之維八八六十四卦錯效謂九三上九  
 維微文六三上六則候決寒六三上九則候微寒九三  
 上九則候次溫六三上六則候決寒六三上九則候微寒  
 也易姓代出輔左應期易姓者四十二姓更王代出輔  
 術也房心招拒虛張合持房心招拒東西宿名虛張南北  
 衡仰合軒懷挺文昌理時理變見災異理時大微合誠  
 出也

紫極合苞大微五精之官紫極紫微書言太微鈞鈐持  
 組候五糺災五帝合其誠信紫微北極則東平也  
 猥疑猥猥疑猥猥猥疑猥猥猥疑猥猥猥疑猥猥猥疑猥猥  
 字之訛字之訛字之訛字之訛字之訛字之訛字之訛字之訛  
 行進退合聚散散每日月珥浮氣恡出簪第蚩尤緯縮  
 妖星蚩尤妖星么恡昔蚩尤為無道作五虐之刑黃帝  
 起而誅之蓋有孔子演曰天子亡徵九聖人起有八符  
 此其邪未聞也孔子演曰天子亡徵九聖人起有八符  
 九八亦陽爻運之以斗稅之以昂五七布舒河出錄圖  
 陰象之數也運之以斗稅之以昂五七布舒河出錄圖  
 雜授變書雜授變書雜授變書雜授變書雜授變書雜授變書  
 以第錄王受命之時亦河徵王亡一曰震氣不效倉帝  
 出圖洛出書受之以王錄徵王亡一曰震氣不效倉帝  
 之世周晚之名會之候在兌鼠孽食人菟羣開虎龍恡  
 出簪守大辰東方之度天下亡周晚疑為同曉候蒼帝  
 亡徵震氣不效又有此



名號與之相當此亡徵又候其行往用事之時以觀其災鼠氣食人震之世是盜賊將起之徵龍虎東方之禽而皆為災慘蒼青之龍大火虎所以歸故致新而守大火去蒼精之命乘維不守大火辰在東之度七宿之中皆昔周之衰有星守于戶有星弗于東方此二曰離其驗之一隅○按正文食舊本訛作食今改正二曰離氣不效赤帝世屬軼之名會之候在坎女譎誣虹蜺數與石飛山崩天拔刀蛇馬恠出天下甚危屬軼亦亡主候其衝出在南方為太陽徵陰類我故女子為譎誣虹蜺日旁氣也皆陰故蔽陽石蜚山崩皆陰陽類為災為戈兵而沒隨之是將去赤精之命有能改之之質石蜚復蛇馬女譎之凶多卒貴巔將悔知師緣出反善可今章衙滑能收者存五帝俱然孔子生蒼之際應為赤寧之質猶致石蜚言自改固可存復蛇馬女譎之凶皆消德以復之卒貴賤人暴貴復倒逆賢愚能自改悔知

師賢人緣以自出於已路更也值道則善今其王命章做其蜀姦也

言三曰坤氣不效黃

帝世次遲之名會之候在艮名水赤大魚出斗撥紀天

下亡坤為兆姓重遲亡為名號亦候其災於其行名水坤為兆姓重遲亡為名號亦候其災於其行名成故大魚出斗再撥紀臣不如常法也四曰兌氣不

效白帝世討吾之名會之候在震驟氣錯晝昏地裂大

霆橫作天下亡亦又候其衝也驟氣亦謂驟於太陽故者金之母故亂則裂又大霆五日坎氣不效黑帝世胡

誰之名會之候在離五角禽出山崩日既為天下亡亦

之於其衝北方禽牛土數五角禽出山崩日既為天下亡亦山崩亦土為裁水精為日月者日之妃月既者象妃刻居之明日既為月疑也六曰巽氣不效霸世之主名按正文曰既為為字疑衍



筮喜會之效在乾大水名川移霜者亡以名號者放曰及

風騁動萬物之類也亦候之於其七曰良氣不效衝大

水名川流通地德若衰則或竭則移假驅之世若檐柔之比曾之以候在坤長人出星亡殞

石恠辭之主亡若以爲七性安皆爲荒子央逸比爲小人

出者象天下將有聖人起也星陰類殞而興在天光猶

諸侯盜行天子之政名類驗之主王春之問故殞石于宋五傳殞星也將亡者皆星亡石殞

天下耀空縣乾爲大而其氣也不效故有光耀者空謂五

也將元君州每王雌擅權國失雄將元君州每王雌擅權國失雄將元君州每王雌擅權國失雄

知其朽君也陪孽領威君若贅流陪孽領威君若贅流

事贊流或爲曰曾之候在吳衆變立地陷斗機絕繩玉

間小治也矣衡撥攝提亡衆變地其千二日變立見地陷淪下五星

合狼狐張狐五張台聚在谷晝視無如常亡見之也五星

月彗第將將妖無日無月謂當藏者出當出者消危易期

當藏者出蟄物以非時見當出者然也太山失金雞西

岳亡玉羊羊金雞玉羊二岳之精爲雞失羊亡臣從恣

主方佯岳峻極于天維岳降神生南及申維申及南維

周之翰雜失羊亡謂不復生賢輔也天下愁山泉揚

志射潰地裂山崩泉發揚主心昧而裂地裂山崩國語

日山川壅而潰民亦如然山崩地裂而裂地裂山崩國語

之異也○按民愁原本作民然今據文改誰之過望侯

女裁言天下之災由於孽孽幸之幸由此作也蒙孫之

侯女裁元妃之黨喪亂之本幸由此作也蒙孫之

易緯是類謀

八



名生眾妖非單斯亂由橫

蒙生童蒙之孫也由從也言此童之人生妖眾非但盡於

此亂而

四野擾擾鬱快芒芒天卑地高雷謹虹行天星

書奔

擾擾貌苦氣衰錯天卑地高神人難擾書曰乃命重黎絕地通天四時方民神擾虹蜺東雷虹冬行

非時出元冬季蓋脫之也

按類書引此上無乾下無

文作雷謹公行星書奔

元氣候不與此稍異上無乾下無

星天地味履踐冰

之元氣候不與此稍異上無乾下無

氣無傳行當冰寒也

按屋字原本無常民衣霧主吸霜

間可倚杵於何藏

民衣霧主吸霜早奪尊之服間可依

不知夏不知冬

無復氣不見父不見兄無復父望之莫

莫視之盲盲

之地之常也

頡頏咽舌吟或席喘

頡頏遇扇厄也咽

威出坐玉牀

虎威感白虎之宿而生者詩祀歷樞曰參

假威天之威出坐

馬弓人二孫推適佐父兄八八六十

四節為之期衝

馬弓人當者之名號二孫推適佐父兄

之後以六十四卦

五九之數頓道之維十年於九百歲

之軌為牛故主之道

網害之效慎蒙孫期防萌萌之衝

攜幼千里負老山

孫若以為名號其至當期防其萌

萌之始動必先有兵

兵關寒河數疆鈞鈐滅祺羊

故攜幼十里負老山

兵關寒河數疆鈞鈐滅祺羊

明此四宿之異皆兵

倫世師惠出人倫之世人師謂能

於忠信其王可諫者全不移者亡

信之遇厄之君思在全其

命不推移則滅

錄圖世識易嘗喪貴帝逢臣喪亡也錄

亡王或為主也

易緯是類謀



圖識之言何嘗可法致誠也味思孔子能思孔子所作  
 識書之修以責已帝王逢依此道則可以自正也○按  
 據註文臣字有可以道消力政勅德行仁義藏有之有  
 疑當作正意修以責也去世淫嬉佞諂勿行難即當力正  
 已德仁義最爲藏善倉世順脫佞之聲赤世順蒙孫之詳觸  
 勅又去淫佞之倉世順脫佞之聲赤世順蒙孫之詳觸  
 行功行縮之倉世順脫佞之聲赤世順蒙孫之詳觸  
 名是工推晚誕蒙孫君赤之孽名號觸推工官也黃世填  
 頓詐吉凶白世慎討吾之名黑世慎嘿沉頓詐討吾嘿  
 君之皆所以危亡之象也或名好字號及黨官邦皆上  
 文行合黨部曲多號本以喜好不同杜闕悉去斥墮望  
 爲官號邦所出之地名也喜好不同杜闕悉去斥墮望  
 貴侯得幸之臣胡喜好不同杜闕悉去斥墮望  
 之侯得幸之抑期反剛同哲之良牧州誤放乃知常道  
 臣由此萌抑期反剛同哲之良牧州誤放乃知常道

抑止斯此偏頗之意反剛王道之剛同哲之良用賢之  
 哲良善之人誤當作談牧州諸侯之爲州牧當禁談其  
 爲非法令之事赤世遭斯蒙孫當衝卒貴大嬉道主之  
 乃得道之常也赤世遭斯蒙孫當衝卒貴大嬉道主之  
 遊嬉咸言赤世之未嘗有卒貴之災孽屢出歸辜徒桀  
 移陵反歸罪待遊之人黃門常侍者出黃世之責咎主康  
 月珥指房四方煩若以上之功二百歲赤言其中央黃  
 盡爲除罪責康安罪若主安不知有危亡憂書月時害  
 喪氣精類月珥指房其時安不知有危亡憂書月時害  
 去黃精令天下厭之也○按正不知在心幸滅淫名曰  
 文房字原本作庶今據註文改不知在心幸滅淫名曰  
 即白之照無報詳滅大其名號使居上位出賢遇鄉白  
 之異亂多忠也天終無復帝世者必省勅維躬是類參  
 有報進之道詳之蓋也帝世者必省勅維躬是類參  
 當以闕其躬是別其行位者維思言若能自勅省以責  
 易緯是類謀



所以闕絕亂謀則乾坤定五德九拱明乾坤定不為災  
清息將來之禍王錄明衰之也

藝海珠塵

經部書類

南匯吳三省蘭泉之輯

歸安姚文田秋農校

洪範統一

趙善湘纂

善湘字清臣宋宗室鄞縣人慶元初進士累官資政殿大學士封天水郡公後為鹽海置制使兼知慶元府卒贈少師有周易約說春秋三傳通議書詞等共百餘卷

原序

洪範九疇聖人經世之大法太極渾然之先其道已具  
三才既判之後天畀之聖人而實任彝倫攸敘之責行  
亓古不可泯沒天地由之而萬化顯其用聖人以之

藝海珠塵

洪範統一



而斯民獲其所非區區操天下者所能與也由五行至五紀安行乎皇極者也由三德至福極輔成乎皇極者也皇極居于五主張綱維是者也疇惟有九其統則一自漢世儒者爲災異之說乃以五行五事皇極庶徵福極五者合而求災異之應而于八政五紀三德稽疑四者離不相屬其後爲史又皆祖述漢儒獨歐陽唐史紀災異而不言事應眉山之學亦以福極于五福不相通悉歸于皇極之建不建嗚呼洪範九疇果可以意離合之乎昔者天畀之禹禹傳之箕子箕子以是諫受不聽武王以之歸遂作洪範明夷之六五曰箕子之明夷利

貞明入地中明夷天道在地君道在臣六五君位而箕子居之以洪範之在箕子也洪範天道也君道也而可易窺乎善湘幼業書長無所聞竊謂漢儒離合之說非洪範之本旨遂按洪範統一庶幾成歐陽眉山之志然未知有得于箕子否也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夔倫攸敘

商曰祀周曰年洪範周書稱祀蓋箕子自序其事而周史因而書之也王訪于箕子就見之也武王可使



箕子歸周不能使箕子朝王道不可屈也方念天下之民未安其居彘倫不得其敘道在箕子而可臣致之乎武王訪之不失爲尊訪而問之遂陳洪範箕子不爲失節武王所以聖箕子所以仁也乃言者徐然後言曰嗚呼箕子者感嘆之辭武王何心于有天下以彘倫之失其敘天命在周武王不獲已而有之然箕子亡國之宗臣也始見之頃寧無盡然于心乎惟天陰隲下民莫不欲安其居而輔相協和之則在有土之君受不能相協民居使至于亂武王代興未知彘倫攸敘其心恐懼訪箕子而後問武王之心天之

心也所問天之道也天錫禹洪範九疇而傳之箕子箕子不得其位行之而武王以箕子歸首及于此洪範之傳不在武王乎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彘倫攸斃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彘倫攸敘

箕子之于武王亦難矣徐然後言見其不獲已之意欲陳九疇而先及鯀禹之事蓋言得道者昌失道者亡也堯之時洪水爲害四岳舉鯀以治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不能相協民居彘倫斃矣故天怒而殛之



不畀洪範九疇殛之者舜而舜以天殛之故曰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天豈不欲畀鯀鯀不能循乎自然之道績用弗成鯀自棄于天雖欲畀之不可暨禹之興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天豈以之私禹禹能平治水土彝倫復得其敘則洪範九疇在禹矣雖欲不錫之亦不可天固何心于其間哉亦猶受自絕于天斁其彝倫箕子之諫不聽是天不畀洪範九疇武王應天順人而汲汲以彝倫攸敘為問則洪範九疇亦在武王矣實天錫之也箕子可得而不陳乎箕子為此數語

然後陳九疇也

初一日五行

此九疇之始也九疇何始于五行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自有天地而五行生焉故洪範九疇始乎五行也或曰洪範九疇五行五事五紀庶徵皆五而皇極經世書其數皆四何也曰五行之于土五事之于思五紀之于歷數庶徵之于風皆皇極經世之道也經世書主於皇極故其數四而已以皇極足之五矣

次二曰敬用五事

洪範統一

洪範統一

四



此以下皆自然之敘天地分而水火木金土爲天地之五行人生乎天地之間而貌言視聽思爲人之五行得於形象之初而根於固有之性其道則一也聖人出而天下治苟不先敬此五事則吾身之五行先汨之矣何以致彝倫之敘耶

次三曰農用八政

天地有此五行矣聖人敬用此五事矣所以施之天地之間者宜孰先焉經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八政者豈非父母斯民之急務乎政非獨此八者而此八者亦天

地自然之序有不可或闕也農農事也八政自一曰

食至八曰師無非養民皆本之於農事苟不知務本

六則八政何由自致其用注曰農厚也按釋文馬氏曰食爲八政之首

故以農名之趙氏以務本釋農字合於古訓

次四曰協用五紀

八政本於天地間之固有而見於聖人五事之敬用天運乎上地成乎下聖人擅域中之大而不明乎天道則政亦乖矣故治歷明時取法於天凡有不協於五紀者皆當致其察也如是則寧有悖違天道之政爲民害乎



次五曰建用皇極

皇乃皇皇上帝之皇大之不可名言也說文解字通釋曰極棟也屋脊之棟言衆本之極至也經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言之甚明不曰大中者言皇極之道有非大中之所能盡也九疇之數以五爲極九疇之敘以極爲五始于五行終於六極皆皇極爲之用也皇極不建則九疇不敘而彝倫斃矣

次六曰又用三德

一三三四五天地之生數也六七八九十天地之成數也天地之數止於五一五爲六以五而成乎一也

皇極之道中立於五至一之理不可易矣然日中必昃有中必有不中所以抑其過而勉歸於中則在夫建極之君曰正直曰剛克曰柔克所以成乎皇極之道也又治也惟聖人能致其又所以爲建極之道歟

次七曰明用稽疑

三德所以輔乎皇極者也然大道既分皇極之用散在萬殊無精粗無大小如是而爲道如是而非道如是而可如是而不可吾恐不能無疑於其間遂立卜筮而稽之曰明用稽疑則稽疑當主乎明苟無明見則流於邪說矣



次八曰念用庶徵

兩陽寒燠風之在天者實本於聖人之一身知所以稽疑而不知驗之於天則此一念差天時從之惟聖人視天人爲一致念念不敢忘有不順於上則修身省行於其下常恐五事之敬有時而虧而五者之應不以其敘也如是而聖人修己之道備矣

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九疇何爲止於九以言乎天地生成之數則當止於十也曰不然夫數之有一非一也數之始也音之爲太極而後之爲皇極者乃一也一判而爲數數始乎

一而其一遂遷焉至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而所謂一者乃復居乎四八之中是爲五也故九疇之數止於九建極之數也非生成之數也嚮勸也威戒也聖人斂福以錫民猶恐其忘之故其終復以五福六極勸且戒焉凡是九疇皆有敘而不紊所以爲聖人經世之大法

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太極始分而爲乾坤乾一變而爲坎坤一變而爲離是生水火乾再變而爲震坤再變而爲兌是生木金水火得乾坤之中氣木金得乾坤之偏氣是爲四象



也土者坤之承乎乾而厚載物者也合乾坤之氣而成位乎下故行水火木金之中而為統一之道也此是說天地間之生數萬物之始無非水也故曰天一生水地以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以七成之天三生木地以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以九成之天五生土地以十成之大約天生之則地成之地生之則天成之不過只是陰陽獨陰不生獨陽不生陰陽既合此五行之所以生也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五行曰五材所以為民用用水潤下火炎上木曲直金

從革土稼穡皆固有之性而見之於發用也土無定用故無定稱爰亦用也凡行乎水火木金之中者皆土之用獨言稼穡舉其養民之大者水火木金而非土用稼穡則民不得而自養也

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此五行養民之味也鹹苦酸辛味之不適於口者人皆安之而不以為異必其鹹苦酸辛而甘者也甘味之美者也為五味之主也五味非甘而人或嗜之者嗜之偏也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



人稟天地之靈以生出與物接則有五事焉貌言視聽思皆一事也而貌言視聽悉本于心思之發用當無一不致其思也貌而後言言而後視視而後聽亦自然之敘也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  
貌言視聽人之四象也思貌言視聽之皇極也曰恭曰從曰明曰聰曰睿皆其固有之發用貌恭言從視明聽聰而不有思睿立乎其中則必有過不及之差矣睿通乎微密之盡也  
恭作肅從作又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肅又哲謀聖修己之成德也然肅又哲謀皆修己之一德而所以集大成者作聖也苟肅非聖之肅又非聖之又哲非聖之哲謀非聖之謀則必有差矣不足以言成德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凡是八者皆養民之急務不可或闕也本末先後亦有其敘先儒言之詳矣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



四歲月日星辰天之四象也歷數歲月日星辰之皇極也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女保極

五福者皇極之福也合天下之道而歸于聖人之建極則五福斂于聖人之一已敷皇極之教而使天下皆歸于皇極則天下之福自聖人錫之故曰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至民化其上日用而不知所以錫汝保極于汝極也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此以下言凡者皆其條目也庶民之無淫朋無比德

惟在于一人作極也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此皇極之君用人之道也五福之四攸好德皇極之君待天下如是忠厚彼或曰予攸好德則信而用之與其攸好德之福吾將勉之歸于皇極之道也無虐瑩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

昌

卷每未建

洪範統



既用之而有不虐熒獨畏高顯有能有為咸進其行則汝之國昌矣

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五福之二曰富既富以祿而不忠于國為時罪人矣主雖欲錫之福彼不知攸好德適足以為累也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

此以下重複言之即皇極之敷言也無偏陂無好惡所以戒其臣民一遵于皇極之道也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蕩蕩平平正直皆皇極之形見於發用者也欲其遵皇極之道故以皇極之發用告之

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既告之皇極之發用又告之皇極之指歸蕩蕩平平

正直會其有極也言所遇皆極也當知吾心元有此極出而求之亦此極也

曰皇極之敷言是彛是訓于帝其訓此曰者申言之無偏無陂以下既敷陳而言之此又



申言之曰此皇極之敷言乃教化之常訓合乎天道  
天之訓也不可違之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

此言皇極之君不以勢位臨天下凡庶民能行是訓  
則可以近天子之光華固無貴賤之間也

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此曰者斷之之詞觀皇極之君教民之心纖悉曲盡  
非至不可教則未嘗不盡此心而教之誠如父母之  
於子弟故末章斷之曰此父母斯民而王天下也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

友剛克變友柔克

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此皇極平康之治也然世變推  
遷固有之性不能勝其偏陂好惡之私或剛或柔聖  
人不得已而用之彊弗友者失之剛變友者失之柔  
皆非中道也剛克柔克所以抑其偏而歸之皇極之  
道也

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沈潛似和變而有不可測故亦剛克高明似弗友而  
可以理服故柔克之剛柔異用而悉歸於中也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



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  
顛辟民用潛忒

作福作威玉食人君之事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不  
可也五者君之道六者臣之道臣而迫於君故防微  
杜漸不得不謹所以為皇極之道也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  
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  
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註曰善鈞從眾亦皇極也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心為皇極之宗必先謀及乃心然後卿士庶人卜筮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  
疆子孫其逢吉

謀之乃心既從矣而卿士龜筮庶民亦皆從焉是安  
行乎皇極之道也宜乎得福之厚后世舉事動是違  
眾故治少而亂多也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  
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  
或從或逆亦從眾事有權時之宜則從眾者亦權宜  
之中也



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三逆二從逆者眾其事非關乎外則猶可也

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自以為可行而卿士庶民卜筮皆以為不可苟違乎

眾則凶隨之矣後世自用之君違眾而好不靜者果

何利哉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

雨暘燠寒風天之生物五德也雨以潤暘以乾燠以

長寒以成皆其德之一也不有風行其間則固而不

化物必有癘於浸淫枯於焦灼腐於蒸蘊絕於凝沍

者矣故雨暘燠寒不能違乎風皆沴氣也何以生物

聖人以此驗五事之敬也案詩正義引鄭注曰風土氣

火非土不處也趙氏之說本諸鄭氏

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五者來備則生殖極其盛一極備凶者皇極不建則

五者應不以時而凶備矣一極無凶者皇極建而五

者之來各以其敘而福備矣極一也備凶無凶之異

皇極之建不建也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

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



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五行之一曰水五事之一曰肅庶徵之一曰雨五行之二曰火五事之二曰乂庶徵之二曰暘五行之三曰木五事之三曰哲庶徵之三曰燠五行之四曰金五事之四曰謀庶徵之四曰寒五行之五曰土五事之五曰聖庶徵之五曰風

案鄭注曰木氣為雨金氣為暘火氣為燠水氣為寒土氣為風趙氏定五行所屬本吳氏仁傑與鄭義異

是三者其一理歟曰一理也水雨肅皆坎之象也火暘乂皆離之象也木燠哲皆震之象也金寒謀皆兌之象也土風聖則行乎四象之中坤承乎乾之象也水火木金土雨暘燠寒風

生於天地之初而肅乂哲謀聖生於人倫秉彜之始皆稟此氣雨暘燠寒風為在天者肅乂哲謀聖為在人者水火木金土為在天地之間者其氣未嘗不相通財成輔相使上下流通而無間其責則歸於代天子民之君矣故肅乂哲謀聖有不敬于下則雨暘燠寒風不時應於上影響之從不可誣也狂僭豫急蒙肅乂哲謀聖之反也蒙昧也一昧於道則狂僭豫急隨之惟聖罔念作狂惟克念作聖聖狂相反一念之間耳故肅乂哲謀之不麗乎聖則為狂僭豫急之昧矣天時應乎上宜雨暘燠寒之不以時也時與恒



天與人初無二本孟子曰孔子聖之時者也子思曰君子而時中惟聖人有此時故上天之時應時本于人也恒時之反也以人事之恒而感天時之恒亦理之所必至也嗚呼五事可不敬乎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此言天位天工皆當取象于天時大小各有其職毋

相侵越亦猶一日之積而成月一月之積而成歲不可得而易也順此則年穀豐登而國家治反是則年穀不登而國家不寧其驗明矣星則庶民之象也有好風有好雨民之情也日月之行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此歷數之不可違而民情之不可忽也庶徵之驗既求之于五事而又以天時之五紀參乎五卿士師尹庶民之象正理一貫達乎上下箕子及此可謂盡乎天人之際矣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



六曰弱  
皇極福之極六極凶之極皆此理之極至故推言順乎皇極則曰壽曰富曰康寧曰攸好德曰考終命五福應之也違乎皇極則曰凶短折曰疾曰憂曰貧曰惡曰弱六極應之也人誰不慕五福而畏六極至是其知所向矣嗚呼皇極之君其聖矣乎箕子有其德而無其位也洪範一書亦庶幾于素王乎

河出圖洛出書而八卦九疇以數示人八卦虛中之數也九疇建極之數也其道一也何以言八卦奠位而包皇極于內皇極居中而運八卦于外此

八卦九章相為表裏也道不虛行待人而後行天不以道畀聖人則八卦可以無九疇天不能不以道畀聖人則八卦無九疇何以顯其用故聖人建極而天地之化成矣託數以喻道天實闡其秘論道而遺其數後世儒者晦之也或曰易之八卦未嘗不自為用而何待乎洪範皇極之建曰八卦伏羲氏之卦也卦有八而伏羲氏畫之即洪範之建極也文王重而為六十四孔子繫之而十翼備皆是道也洛書未出則九疇建極之道默用于聖人之經世九疇既著則洪範之書遂為經世之大法



易與洪範固無二本也嗚呼伏羲畫八卦而王天下禹叙九疇而興有夏至殷之衰八卦在羨里九疇在明夷武王勝殷以箕子歸而洪範復歸于周卜世三十卜年八百而過其歷者良有以也有天下者監于茲焉善湘又敘

藝海珠塵

經部總經解類

南滙 吳 省蘭 泉之輯

霸州 吳 邦慶 景唐校

說學齋經說

葉鳳毛篋

鳳毛字超宗號恒齋江蘇南滙人贈工部侍郎諡忠節耿榴孫以蔭授內閣中書舍人轉典籍有說學齋詩文集

論易傳

易者文王周公之辭也漢儒以文王周公者為經孔子者為傳謂之十翼以愚觀之皆門人之言有子曰字者為孔子歐陽公謂為講師之言朱子謂後人增入愚以



爲子思作中庸有出於夫子者冠子曰字以別之此其  
例矣史稱易以下筮之書不焚故易爲全經愚以爲經  
全而傳非全也文言止說乾坤二卦而繫辭上傳中鶴  
鳴在陰以下七節後又有自天祐之一節下傳中憧憧  
往來四節後又有困于石以下十節而鳴鶴在陰第四  
節後又雜入亢龍有悔一節其辭則與文言如出一手  
以是疑文言當不止乾坤二卦而他卦爻之辭盡亡僅  
有此十九節無所附麗乃歸入繫辭而又離爲三處是  
編次者之誤也。因是推之則下傳中取離取益僅十三  
卦亦非全文自經秦火尚書古今之異同詩經編次之

失序周禮闕冬官春秋三傳之互異易之得以僅存者  
惟卦爻象象之辭耳其他之守於魯諸生者或得諸經  
師之傳或得諸藏書之家記一漏萬展轉相授以至於  
盛漢列之學宮殘編斷簡顛倒錯亂其勢然也我讀文  
言繫辭如鳴鶴在陰之類尤切於日用故鍾會之母專  
以此諸節訓會奈會不以之惕厲而卒蹈於禍也

### 三江說

禹貢三江旣入震澤底定註家引吳都賦註云三江者  
婁江東江併松江爲三也三江入海震澤無汎濫之患  
舉其近而言之或云岷江浙江及松江爲三江謂三江



自入震澤自定文不相蒙震澤滙全吳之水非有所洩  
曷以能定是三江之中以一江附於震澤可也其說本  
於郭璞歸熙甫主之故以松江爲獨承太湖之水竊以  
今之形勢觀之太湖之委有五道由蘇州之黃天蕩獨  
樹湖經三泖以達於黃浦爲一道謂之外湖由蘇州之  
長船灣經陳湖趙湖朱家閣以達於黃浦爲一道謂之  
中湖由吳江之同里入於我郡之小蒸以達黃浦爲北  
湖由蘇州之婁門經崑山青浦我郡城以達於黃浦爲  
一道謂之官塘由崑山入吳淞江出上海閘爲一道是  
不止吳淞江獨承太湖之水也太湖跨蘇常湖三郡納

三郡之水非有五道之洩則不快非合黃浦則無所從  
出故黃浦者乃震澤之尾閘也且溯嘉興湖州杭州之  
水亦必由楓涇洙涇以達於黃浦是震澤之不盡納者  
亦以黃浦爲尾閘也黃浦自松江府城西郊東趨至上  
海吳淞閘口凡百餘里由閘口東趨至吳淞江口入海  
又八九十里浦面廣三里漸廣至十里其深不可測此  
開闢以來所有人力不可以鑿其名應得稱江以配岷  
江浙江者也謂松江旣入而震澤底定可也若岷江浙  
江與震澤絕無干涉謂爲三江自入震澤自定文不相  
蒙可也太湖五道之泄其二汪洋巨浸其同里其官塘



亦無淺阻其嘉湖杭下流之楓涇洙涇亦深通無阻惟  
吳淞地勢高仰潮汐挾泥而行刷少積多非以期疏濬  
不特失太湖一道之宣泄抑且失瀕河崑山嘉定上海  
三邑水田之灌溉熙甫謂數十年前吳淞江波濤渺瀰  
淤泥日積而淺又爲菱蒲占而岸狹必當治令闊深與  
岷江等而後吳中始斷水患夫江與開闢俱生欲假人  
力而如天成力有所必詘事亦難垂永久惟當開濬之  
年地方大吏實心任人親行察視董事者不以苟且塞  
責常使水滿半篙則早有所資漑潦有所容受斯可矣  
予旣謂黃浦爲松江則昔之吳淞江又安所得名有謂

黃浦承上流者多奪吳淞之勢而然蓋非也澱山湖泖  
之大非大於今日苟非黃浦之大不能轉輸則黃浦之  
洶湧久矣非待今日而奪吳淞之勢也余謂江與港之  
音同開口以下爲吳淞江故今黃浦口曰吳淞江口開  
以外而南爲黃浦開以內爲吳淞港也求港爲江將求  
江爲海歟震川之說所以終不可行也

三江說下  
禹治揚州之水使三江入海不必專言震澤而震澤底  
定亦有在三江之中故通三江於揚州而言則係於震  
澤者一專於震澤而言三江遂有婁江東江松江之說



今我吳入海之川有五長江其至大也其次爲錢塘江其次爲黃浦又其次爲劉河劉河細流不足當江之稱惟黃浦可爲江則所爲婁江東江者安在然今蘇州之東南門曰婁門歸熙甫云太湖之水由婁門出遶崑山東去于海今婁門之水接崑山塘下接吳淞港無所爲婁江也太倉名婁東而其港曰太倉塘亦無所爲婁江也我郡華亭分邑亦曰婁益無據矣太倉連劉河劉婁音近以此爲婁江其理或然若東江者紛紛考覈迄無可指之地則以湮廢蓋之不知江者天造地設如岷江浙江之外越之曹娥江豫章之章江貢江粵之珠江滇

之金沙江遼之鴨綠江混同江亘古不息可得而湮之乎且同一江而名各異者如長江在潤則稱京江在揚則稱揚子江在安慶則稱皖江在九江則稱潯陽江安知所謂東江婁江松江者非卽一江而各異其名乎唐陸魯望居松江今屬吳江距吾松江三百餘里可亦得爲入海之松江乎南宋周環言太湖有二派東南一派由松江入海東江一派由諸浦注江是東南止一松江也又知秀州孫大雅言州有柘湖澱山湖陳湖支港相貫東南可達於海是諸湖由黃浦以達于海不云有三江也然則古之所謂三江者實止一江以其在震澤東



者通謂之東江今婁門外之水以及太倉劉河通謂之婁江自吳淞港出黃浦與夫黃浦上下以至吳淞江口通謂之松江如必泥經而求三江則今江西省之九江亦將執九而求諸長江之外乎我鄉黃浦之名於元明前未著相傳爲春申君黃歇所鑿其說亦不可信黃浦爲海潮之所出入太湖東南一派尾闕之所專賴雖神禹亦不過疏其上流使注于此耳春申何人能爲天地間鑿此大壑也其曰黃者潮水挾泥而行望之色黃予於京口望大江從吳山頂望錢塘江其色與內積之水有黃白之異如必待鑿於春申則三江如何而入震澤

如何而底定是豈特冒神禹之功已哉熙甫指定吳淞港爲古三江之一是以支港爲江舉其上而遺其下也熙甫未嘗來吾郡無由知震澤有五道之洩又未親見黃浦上承太湖各處之水徒徵前人注疏以實其所居之見是蔽於遠而泥於古也宋高宗時兩浙轉運使趙子瀾等言太湖數州之巨浸獨洩於松江之一川宜勢不逮是以昔人於常熟之北開二十四浦又於崑山之東開十二浦分而納之海今亟宜濬從之今欲使蘇州之水不爲漫溢當如趙議則不必專事吳淞港而水患消水利溥矣



武成

武成一篇編簡錯亂蔡氏參諸儒之說考定次第其言生魄之日諸侯百工雖來請命武王以未祭祖宗未告天地未敢發命乃以丁未庚戌祀于郊廟大告武成之後始告諸侯上下之交神人之序固宜如此此無可疑者也震川乃移後王若曰嗚呼至小子其承厥志一段於前移前底商之罪告于皇天至罔不率俾一段於恭天成命之上而以惟爾有神四句接用附我大邑周之下文勢按蔡本為順然不應先告百工而後告天地神明且此事未見成功不應預以士女之筐篚元黃誇大

于天地神明之前及其大功既成不以其功歸于祖廟下詔以告天下亦為非體安溪一如震川考定只將既生魄四句移於于征伐商之下文勢尤順愚意蔡氏所定不當移易歸李之說不必從也

酒誥

酒有不能厲禁之勢而其流之生禍甚大故五子以甘酒箴太康伊尹以酣歌訓太甲羲和涵酒仲康以征商受沈酗亡身墜命武王大鑒於前故因封康叔而作酒誥具言其禍害劫毖臣民剛制于酒而終立之禁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而周禮司覈之文



曰以屬遊飲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周家懲  
飲之罰固如此其重也後人疑焉曰羣飲者商民羣聚  
而飲爲姦惡者夫使羣聚爲姦惡故自有其五刑之屬  
不當但主羣飲今但曰羣飲則知所惡爲羣飲不待姦  
惡之著矣如必待姦惡之著而後加刑是不教而殺也  
孔子曰小人羣而不和又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易曰  
渙其羣元吉以小人不可使之爲羣羣而酒酒卽是姦  
惡惟示之以重辟乃足以防其惡而絕其禍之原不爲  
苛暴又有解予其殺爲未必殺者曰猶今法曰當斬皆  
具獄以待命余亦以爲不然君以必殺示天下天下尚

有犯者先以未必殺示天下則生僥倖之心其禍遂不  
可以復禁聖人用心周密故羣飲之刑雖重不害武王  
之仁後世盜賊計贓科罪遂使其徒徧毒天下而不可  
遏也噫今之羣博者比於羣飲有異乎哉

余詩中有將進酒篇語近詠諧故復作此論亦不顧  
飲者之惡余言也

春王正月

隱公元年

春者四時之首正月者十歲之始王也者周天子所頒  
之正朔春秋之時列國皆然夏建寅則以寅卯辰月爲  
春商建丑則以丑寅卯月爲春周建子則以子丑寅月



為春故左傳云春王周正月明其為周之春正月非夏時之春正月也而說者謂孔子以夏時冠周月則魯太史之舊文將書冬正月乎吾知其必不然也孔子行夏之時乃講席之私議豈得於春秋中妄改周家之正朔又有云後人易春秋之歲月以從夏正攷之於經尤為不合隱元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此三月是夏之正月正月不應大雨震電也雪固其常耳桓三年冬十月雨雪以在夏之八月故以為蓄十月雨雪曷以志也十四年正月無冰正月宜無冰矣十一月無冰是異也莊三十一年冬不雨是八九十月也若夏之冬

不雨雖江南亦不以為異似此不可勝舉世儒之所以致疑者以詩經所云皆從夏正如四月惟夏六月徂暑七月流火九月築場圃六月棲棲十月之交之類蓋詩家可以用古如今人詩文中稱大學士為相國知府之為太守之類史家必遵時制體例固有不同觀於今可以知乎古矣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隱公元年

此春秋之最可疑者也惠公春秋前卒今來歸賵雖緩猶可言也仲子見在曷以歸賵天王縱不明乎大義未有不習於塗人之禮者世豈有人未死而豫贈凶具之理吾以為必無之事或者但賸惠公史筆誤及仲子或



者明年仲子薨天王併贈之史誤列於前耳仲子者桓公之母惠公之妾也以春秋之例應係之桓公如文公時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是也係之子所以明其為妾係之夫則莫辨其為非適是惠公仲子者非曰惠公之仲子乃兩贈之也兩贈必兩死故吾以為史氏之錯簡也

秋七月 隱公六年

隱公六年書秋七月胡氏云四時具而成歲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一時不具則歲功虧矣理固如是第如其言則每歲之無事者皆當紀其首時之歲月而於他

時有不書者何也隱公九年於春不書正月於秋又書七月何也僖公六年書春王正月者又何也吾以為史闕其事耳春秋中有書時而無日月者矣有書時月而無日者矣史氏既失於記孔子烏得而知之論者必謂孔子有筆削於其間毋乃亦失之鑿乎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闕其文而仍存其時月以著其闕是良史也子猶及見之以為幸也

春王正月公即位 桓公元年

以子傅子法也兄弟相傳非法也非法必亂隱公既為君矣無論是攝非攝桓公安得而弑之隱之弑雖由羽



父之交構然桓實與聞乎故公羊之邪說胡氏辨之精矣然吾惜隱公有讓桓之心而不得令其終桓公本無害兄之心而終成其逆皆惠公失禮廢法啟之亂也然隱亦有所以自取焉方翬之請殺桓公也隱公赫怒立正其離間之罪桓公雖愚必感兄之誼而俟其讓則兄弟可以兩全吾惜隱公之優柔不斷而自詒伊戚桓公之弑逆謂非隱公啟之也哉巧言之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隱公其未之思乎

天王使冢父來求車

桓公十五年

天子不可有求於下王者有求下觀而化將何所底止

故求賻求金求車皆為失體然四方諸侯不可以不貢天子也東遷之後王之賞罰不行諸侯視之蔑如天子貧安得不有所求亦非特求於魯也春秋記此則諸侯不貢之非天子之不當求不得已而求俱可見已胡氏謂王畿租稅諸侯職貢足以充費不知當時職貢者誰也

公會齊侯于櫟公與夫人姜氏

遂如齊  
桓公十八年

禮父母死女不歸寧又曰婦人無外事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闕夫人姜氏自此以後屢出會齊侯非禮之甚矣然而傳者之言風人所刺竊獨以為猶可疑也姜



氏卽淫未有章明較著盛其車輿僕從設爲謙享隆禮而爲一夕之淫者襄公雖無道然未有身離國都驚動國人而淫乎其妹者安知非篤於兄弟之誼耶安知非姜氏以魯之勢弱資兄蔭庇感兄之慈而致其敬耶果如傳者所云則當初嫁之時兄弟之年方盛而曠隔至十有八年逮至與夫同來忽與之苟合揆之人情決無有是桓公實畏齊強假妻以致其親厚而乃爲彭生所斃安知非齊襄惡桓之誣已虧妹之行而爲此舉乎而姜氏不與齊絕者夫死子幼魯國無援且慮齊之圖魯忍怨飾情爲苟安之計齊襄亦有不忍媼妹之心殺彭

生以自解婦人姑息以爲夫讎已報釋然無言然而魯人咎其君死之不明逐而出之姜氏如果繫心乃兄可以藉此大歸無俟乎後來之頻會乃旋即返魯魯人亦相安於無事蓋魯之人亦且賴其通好之利矣詩人之辭往往過情傳者爲文好談閨壺姜氏昧於婦人無外事之訓任情而行魯之君臣又無以禮義爲姜氏言者而姜氏之穢名萬古不白豈不哀哉春秋累書會祿享祝邱如齊師會防會穀儼然行國君之事忘已之爲婦人此春秋小惡書大惡不書之例也春秋前書莊公之生也曰子同生姜氏之歸桓公四年矣猗嗟之詩曰展



我甥兮姜氏之穢名顯然昭雪而蔡氏猶以子同生  
爲疑傳者之言其果足信乎莊公十九年姜氏如莒時  
襄公已死夫人已六七十歲則又云何蓋姜氏者不知  
爲婦人之道厭靜而好出故詩人以鴛鴦游敖笑之而  
雉狐之醜詆亦以襄公之無道而招其尤也爲婦人者  
其可不恤物議而輕其舉動哉

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莊公九年

此兄弟爭國也或以桓爲兄或以糾爲兄以桓爲兄者  
謂宜有國者也以糾爲兄者謂桓爲篡者也是皆未可  
知不讓而爭兄弟皆非也春秋書小白入于齊者謂小

白先入而自立也上不稟命於天子下不承國於先君  
而自立安得爲正乎自立非正又殺子糾桓公之惡甚  
矣故孔子稱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又曰  
管仲相桓公霸諸侯而歸功於管仲也又云正而不譎  
者以事言之耳唐太宗殺太子建成偁父傳國其愈於  
篡奪者幾何然人皆怨太宗者唐之天下實太宗百戰  
得之使建成而嗣位將何以處太宗不爲建成所殺亦  
必兄弟操戈不得已而出此此太宗之慙德也桓公無  
太宗之才與功幸先入據國能用管仲以成霸業使子  
糾得國亦必相管仲而成霸業兩人旣無優劣桓公又



未必居長同無天王先君之命春秋據實直書其惡自見奚待有所褒貶哉

公會齊侯盟于扈 莊公二十三年

天子諸侯十五歲而冠冠而娶妻禮也莊公十五歲而卽位立二十四年始娶妻蓋三十九歲矣傳言文姜所制使必娶於母家而齊女待年未及故遇于穀盟于扈皆爲要結姻好也胡氏責莊公母言是聽越禮不顧社稷宗廟繼體之重及文姜之喪甫過小祥而納幣皆失禮之大者愚以爲莊公既不敢違母命當時大夫如曹颺者能諫觀社矣御孫能諫刻桷矣獨不言宗祧繼體

之重何也莊公年至三十不聞有一妾婢乃築臺臨黨私孟任以生子國君而下同於貧民之家又何禮之可責與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僖公八年

夫人爲成風舊說俱如是三代之禮諸侯不再娶無二適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於子祭於孫止隱公時惠公妾仲子卒以桓公之故以夫人赴於諸侯天王亦來歸賵而不耐廟別立宮獻六佾至僖公則預定夫人之位禘于太廟以爲將來配享莊公之地變先王之制私其所生非禮也顧炎武謂夫人爲哀姜哀



姜為齊所戮因國人之疑故緩至七月而後祔於莊公此時成風尚存何遽有此舉其說似允成風薨於文公五年距禘時間三十年不應豫為之地如其急第哀姜前稱夫人後稱小君其死曰薨喪曰至葬曰我小君哀姜之祔於莊公不待言也春秋亦無祔廟之書而特書用致夫人夫人者生之稱已葬則稱小君哀姜之罪誠莫容於天地然春秋既不絕之以小君之禮獨於祔廟之時削其氏諡以示貶絕義有所不安於文亦不順顧氏之說終不可從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五月六鷓退飛過

宋都 僖公十六年

石曷以隕于天曰星也星曷以化為石曰自空凝結而成也今人家往往有石紫色粗質無廉稜重一二百觔云是星石夫星者有形無質者也在天則明在地則石頃刻之間凝為堅物此理之不可解者也鳥安能退飛曰有氣逆驅而飛也飛不能前回身而反則有之退則非鳥之能亦理之不可解者也魯太史聞宋人之言而紀其異以見天地間之事有不可以常理測者類如此使其後再有如此者則不足以異也已

公子季友卒 僖公十六年



大夫卒書名例也季友獨書字以季友生而賜氏命爲世卿也季子於僖公有翼戴之功於宣公有援立之德二君不勝私情報以異賞春秋特書其氏所以誌變亂法紀開權臣竊命之端胡氏之言是也夫有功不賞誠不足以勸善然使賞踰其分則善者不足以勸而我之恩有時而窮恩窮則猜疑必生非彼受誅卽爲我禍自漢魏以至於五代宋初篡弒相因禍亂相續未始不由於此而魯之三桓晉之八卿齊之田氏或逐其君或裂其國或篡其位而人不以爲異者其所由來漸矣然其始皆以其忠賢而有功也漢之元舅未嘗有功五侯十

九侯不聞其賢外戚位於三公之上宦官許以養子傳國比之春秋賜氏賜卿尤有甚焉而當時通經學古之大臣不聞有先折其萌者及至根柢深固禍亂已成然後死爭不能及矣如劉向李固劉陶故不明乎春秋之義者不可以爲君不明乎春秋之義者不可以爲臣漢高之待彭越光武之待彭寵開創之君其識度深遠哉

宋師及齊師戰于廩齊師敗績僖公十八年

齊桓公管仲嘗屬孝公于宋襄公以爲世子桓公死國人立無虧故宋會諸侯納孝公胡氏曰奉少奪長春秋深罪宋公愚謂宋公當見屬之時曉以大義而不諾桓



公亦無可如何既諾之不可不納之矣齊人廢先君之命而立無虧宋公方欲為盟主問罪之師可不舉乎納孝公以全信猶荀息之不食言也

邾人執郕子用之 僖公十九年

傳言宋襄公執郕子而用于次睢之社也用者或以為殺之以代犧牲或以為叩鼻以衅社殺固酷矣毀鼻不亦虐乎襄公不阨人于險不重傷不禽二毛其仁于戰也若是乃於既就拘執之國君無所大惡而視同牲畜雖桀紂之暴亦不至此春秋不書宋而書邾其非宋公可知已

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僖公二十二年

襄公以讓國揚名又得子魚為佐而國大治齊桓終而宋繼霸固其宜也然而被執于楚辱莫大焉宜日夜思漸此辱養精蓄銳與楚為難伐鄭之舉非出於萬全不可輕動及楚人救鄭有勝之形無敗之勢而為是庸腐迂闊之談至于敗衄身傷豈不哀哉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文公九年

成風薨于文公四年之冬至是始來歸襚越五年矣緩不及時是何禮與成風為莊公之妾故係之于其子今制封贈生母誥勅文云某官某人之生母某氏不儷于



夫是母因子貴之義用春秋法也

趙盾弑其君夷獯 宣公二年

春秋書弑君有稱其臣者有稱其國者趙盾之弑書之董狐春秋不得而諱矣傳者俱賢盾而不能脫其弑君之罪盾亦無辭以自解故直自承之而自寃之良可哀已吾觀盾于君臣之義非不明也其請討殺宋昭公者之言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今宋人殺其君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河曲之役盾使人以乘車于行韓厥執而戮之盾喜曰事君而黨吾何以從政我舉厥也中其無私也如是可不謂賢乎夷獯之無道也久矣三諫而不

聽能如子哀則去之能如伊尹則放之乃觸槐之後繼以伏甲嗾獯知必不免然後奔亡不亦晚且愚乎桃園之難作盾去猶未遠遽歸伏夷獯之尸號於衆如討殺宋昭公者之言曰穿吾族子也以盾之故害我君是猶盾之殺我君也我不敢以穿之親不申大義於天下其罪當奚若執穿而戮之則罪不在盾矣卽不然以夷獯之死禍由自取穿以國人之怨毒敢冒大逆然我亦君之所惡也穿或以我之故而爲此我亦不可以仇穿於是去國不反示君臣之義絕雖不討賊其罪在穿史當書國弑而不在盾矣又不然盾久不反國人念其賢必



思有以復之當自有處穿之法亦不討之討也乃俱不出此則弑君之名終無所逃也後之論者多以司馬昭比盾則不可昭自懿誅曹爽之後隱然有翦魏之心而高貴鄉公初無失德特憤憤於權臣之制率意輕舉致戕其身故雖歸獄成濟而陳泰直欲斬賈充而更有進於此不顧觸昭之忌趙盾實晉宗臣烏可同日而語哉

晉弑其君州蒲

成公十八年

春秋之書孔子錄之所以明君臣父子之大義賞善罰惡而設也人倫莫重於君父惡逆莫大於弑君釋是不講而區區於華夷之辨抑末矣聖人攘夷狄謂其無父

無君也苟忠君孝親雖夷亦華也苟無父無君雖華亦夷也嚴於華夷之辨忽於君父之大我不知其何說矣鄭子駟弑其君髡頑又殺羣公子春秋不曰弑而曰卒楚公子圍弑其君郟敖又奪之位春秋亦不曰弑而曰卒晉君州蒲之弑也實樂書中行偃春秋不曰樂書中行偃而曰國人其論髡頑者則曰鄭之臣欲從楚其君不可而遇弑聖人不忍其死於夷狄臣之手也故諱之隨其所赴云瘡疾而已矣郟敖之見弑謂圍已主會盟聖人憫中國之不能討故亦隨其瘡疾之赴而諱之書偃之事則云合人心而定罪順天理而用刑不以大需



釋當誅之賊亦不以大刑加不弒之人則是州蒲者有  
自取之道書偃尚有可疑之迹也夫子駟楚圍之惡孰  
與里克春秋不諱里克而諱駟圍使聖人得位爲天王  
將原駟圍而不討乎書偃之謀孰與趙盾厲公之失政  
孰與靈公一則執不操刃者戮之一則執操刃者而赦  
之將曷以示天下後世春秋唯本國弒逆則諱蓋不敢  
以不令終加我君亦不忍以大逆之罪加我國之臣他  
國何忌焉彼以疾赴則書卒以賊赴則書國人聖人既  
非身當其時親察其實取舊史而改易其辭豈闕疑傳  
信之道乎以弒而不云弒使大逆漏網以甲弒而移於

乙弒使無罪蒙寃是傳者之亂經而說經者又爲之曲  
說宜乎春秋之書人持一說而終不得其旨也

吳子使札來聘襄公二十九年

季札吳之賢公子也春秋賢者不名此獨書名公羊氏  
謂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此曲說而無義  
理者也穀梁氏謂吳善使季子賢也賢季子尊君也其  
名成尊於上也其意欲賢季子而尊吳君尤無義理之  
曲說也左氏則但紀其賢而已是三子之賢季子無異  
辭也胡氏獨論其辭國而生亂聖人望之深責之備因  
其來聘而貶之凡數百言以時中之道衡季子以大公



之心測聖人善哉胡氏之說乎夫國固季子國也讓而  
得其人季子可無愧於先君矣讓於弑君之賊豈先君  
之命乎違先君之訓長篡逆之風徒自潔其身於是非  
之外亂我家國而不顧則其一生之賢不能抵其一去  
之罪春秋安得而許之莊公三年溺會齊師伐衛穀梁  
氏曰此公子溺也其不稱公子惡其會仇讐伐同姓故  
貶而書名而於札也乃爲之曲說何其進退無據乎後  
漢書賢丁鴻而下劉愷蘇軾以韋元成爲矯情盜名季  
札之賢非丁鴻可比矯情盜名亦不當論於季札然爲  
春秋所不與者不以常情望季札亦不以非常之情望

季札蓋泰伯之至德有非季札之所得而效者矣

春秋外吳而稱子札雖賢安得進爲公子而且字之  
書吳子使札來聘謂其能歷聘耳此春秋之待吳於  
札無與也而又奚貶焉然吳之亡實由於札之讓國  
以是咎之札又奚辭自記

葬宋其姬襄公三十年

傳曰伯姬舍失火左右請避之伯姬曰婦人之道宵不  
下堂遂逮於火夫宵不下堂禮也尋常無事禮不可以  
分寸踰越禍患倉皇之際權宜以全生亦非禮之所禁  
伯姬寧死而不求生似乎腐儒迂士之所爲而春秋書



卒書葬惓惓於伯姬如是豈率天下爲腐儒迂士之所爲哉蓋春秋之時禮義廉恥之亡久矣閨門之內亂倫瀆紀幾與禽獸無異乃有一人焉謹守常道不以造次顛沛苟且同於衆人則平日之律身可知其貞白之操堅定之力根於天性凜於姆教爲女流中僅見之人而且尤其太過則人將罔不藉口權宜喪其志節其爲人道之患莫大焉夫無過不及者道之準過猶不及者聖人之所嘗言然而因才施教則有進之退之之術而至於綱常名教之中不及者常多過者常少故書一伯姬而使爲婦人者咸知以貞爲行則人倫盡而風俗美正

氣存而大義彰首陽之餓柏舟之誓胥是道也寧得以過目之乎左氏又以女婦分別言之亦見其蔽矣後世民間有未嫁守貞夫亡殉死先儒多有非中之議我朝令典槩子旌揚亦猶春秋嘉美共姬之義也夫

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昭公十九年

買之死也傳咸謂止不當藥害及許君故書葬以白之歐陽子以爲實弑君不徒不當藥春秋賊未討不書葬乃傳者自爲例我信經不信傳傳誠有未可盡信者第未審歐陽子何從知其實弑也傳言悼公患瘧止進藥而死夫瘧非死症爲世子者宜訪良醫無良醫姑俟其



自愈何遽以藥進也藥由醫進其咎在醫藥由止進則咎在止止而自以爲知醫買不當死買而死則止爲不知醫不知醫而妄治他人猶不免於庸醫殺人之罪況以君父之大而可苟焉以一試乎古人云學醫而人廢是止以學醫廢君父罪莫大焉然原其情出於救父故書葬以示其情之可憫而終被之以弑名者手斃其父雖欲生之而不可得矣買死而止亦悔恨殞身未嘗一日居君之位則又安得以楚世子商臣比之古人之所以重嘗藥者慮其有酖毒也不知藥物之峻補者無疾之人可飲而無遽害也投於新病邪盛時必死有峻下

者無疾之人飲之立見其害也投於邪盛有餘之疾可立生未有一嘗之頃卽能見其有害無害也是烏可以嘗不當定于臣之有罪無罪哉吾意悼公瘡作之時不勝其困苦世子不忍其當此急圖其愈或誤聽人言亂投藥物或寒時而進辛熱或熱作而進生冷或慮其虛而進峻補或攻截於瘡作之時犯其銳氣使藥疾交爭皆足以致死是止之不知醫之故也此嘗字當作嘗試之嘗解不當以未達不敢嘗嘗字解 本朝魏寰極先生有云近時攻苦專讀醫書以補人子知醫不精之憾余每見世人茫然於醫藥委其親於庸醫之手比知其



誤而已無及故周公云不服藥常得中醫然能以不服藥爲愛親者我未見其人也委其親於庸醫之手人子尚不能無疚於中况賢賢然以未嘗試之技而試其親乎乾隆三十年山西民夜放火鎗拒盜誤殺其母聖諭云手斃其親縱出無心何忍復立人世律以春秋許世子之例不可以生以絞罪著令而許獄定矣

公薨于乾侯

昭公三十二年

昭公不知時勢激于一時之忿欲去季氏敗而出奔齊晉之人利意如之賂終不克納惟以信問致其容情居外八年而死胡氏以不君不臣兩責之謂鄭突衛衍逐

而仍入由祭仲雖專世權未重衛侯失國猶夫人也而有推輓之者獨深責昭公昏迷不返自納于罟獲陷窮之中嗚呼何昭公之不幸生阨于季氏死猶未免於苛責也鄭突衛衍非必賢於昭公然當時晉方主盟雖未盡罰惡討罪之道小國俱有畏心至昭公之世晉之執政蔑視其君與季孫無異乃冀其誅伐同類乎然猶得恃其強弩之末取貨賂以充私橐意如據有魯國力能事大昭公卽能修德悔過齊晉不過以羈旅之人視之耳此係於時勢之不同非其獨不肖而終於客死也予更以後世之事比之如高貴鄉公魏敬宗孝靜帝唐文



宗皆不甘為周赧漢獻而終不免於權臣之手文宗雖不失帝位然愈於昭公者幾何世亂運衰冠履倒置若季孫意如尚可謂略有顧忌者則昭公得保首領猶幸所遇非司馬爾朱之流也

吳人郢 定公四年

公羊傳曰伍子胥父誅於楚去楚以干闔廬闔廬將為之伐楚子胥曰諸侯不為匹夫與師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讐臣不為也於是止及楚伐蔡蔡請救於吳伍子胥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為無道君如有憂國之心則可矣於是與師救蔡觀於此子胥始終

之意皆合於道則鞭墓鞭屍之事必無有也而公羊謂可以復讐著論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則父不受誅於君者可弑君以復父讐矣豈事君猶事父之說乎泛言復讐之道則可耳而謂子胥可以復讐則悖矣

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定公十二年

孔子柄用於魯凡所設施無不愜人之情於歸三田墮三都尤赫赫焉然邱費俱墮成獨拒命學者疑之我反復於前後之事億度當時之情證之以春秋之書法以為墮三都非孔子之事亦非子路之事也叔季二家困於侯犯陽貨之叛不欲存邱費以為其窟訪於孔子孔



子寧有以墮爲不可者而實未嘗勸之故書曰叔孫州  
仇帥師墮郈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明其自墮而  
無與於已也三家之專橫久矣季桓子能用孔子孔子  
必有以善處三家卽欲削三家之權以尊公室謀必出  
於萬全有始有終然後足以服三家之心慰一國之望  
今三家方弱家臣方強公斂處父者新敗陽貨有功於  
孟氏其聽命與否孔子子路寧不豫謀而熟計之乃於  
肯墮者墮不墮者至於拒君之命亦遂釋而不問詎謂  
聖賢行事而孟浪苟且若是觀書墮成曰公圍成公至  
自圍成則知定公初未謀於孔子自行自止者也說春

秋者類以墮三都屬諸孔子因不克而爲之解曰仲尼  
此時尚未專國政且有少正卯輩疑沮其間成雖未墮  
不足爲患若是則令出而可以不從君臨而可以抗拒  
矣又有云兩家聞公斂處父無成無孟之言其心亦變  
恐兩家見事未必若是之遲又謂負固不服雖舜禹文  
王有所不免圍之不克無損於聖人則是聖人能抗于  
乘之君不能降一私家之隸將安望其挫三家強公室  
也吾知聖人之不急急於三都必有大作用經濟在有  
非衆人之所能識者而先儒俱以是屬諸孔子者不過  
以墮都配歸田多具一政績以隆聖人不知反以爲累



至曲爲之解而不得又舉而屬諸子路夫子路聖門之賢有所作爲敢不稟命夫子卽或不暇稟命恃夫子之勢而往不得志而還含忍姑容損夫子之威望而不顧詎賢者勇者而肯出此我故曰并非子路事也或又曰圍成之舉信無與於孔子子路矣定公輕率舉事孔子曷以不諫我曰觀孟子於齊人伐燕知孔子於此仍有不得行其志者於是而知魯之終不可以有爲未幾而假受樂以去茲亦其一端也夫乃穀梁氏大公之圍成以大孔子諸家之誤皆因乎此家語三都一時俱墮豈不大快又如經文何

齊人取讎及闡齊人歸讎及闡

哀公八年

按左傳齊悼公在魯季康子以妹妻之卽位來迎季姬季姬與叔季魴侯通女言其情弗敢與也悼公怒伐魯取讎及闡及逆季姬歸嬖乃與魯平歸讎及闡是齊之伐魯爲季姬也魯伐邾以邾子益來邾茅夷鴻求救於吳吳伐魯旣而歸益於邾以邾益無道囚之及齊請吳師伐魯吳亦不應是吳之伐魯爲邾益也齊之取讎及闡適當吳魯交兵之日魯之歸益政恐吳師復加故歸益以謝吳吳旣無辭以伐魯齊亦失吳之助而季姬又歸於齊悼公喜遂歸二邑是齊之伐魯實非討魯之入



邾也傳者云邾子益齊出也魯人邾以益來則齊怒而  
 加兵魯存邾歸益則齊喜而罷兵美魯之能遷善改過  
 善齊之變而克正為春秋所予果能是豈不當予夫以  
 悼公之無道殺胡姬安孺子去鬻嬖淫女為國人所  
 疾惡而弒者烏能行霸君之事因經文連類書之遂信  
 以為有存亡繼絕之功不亦謬哉

外孫華亭顧德言誠之覆校

此書之傳者云邾子益齊出也魯人邾以益來則齊怒而加兵魯存邾歸益則齊喜而罷兵美魯之能遷善改過善齊之變而克正為春秋所予果能是豈不當予夫以悼公之無道殺胡姬安孺子去鬻嬖淫女為國人所疾惡而弒者烏能行霸君之事因經文連類書之遂信以為有存亡繼絕之功不亦謬哉



